

蘇俄新學校

易 鴻 譯

一九三七

第一章 革命後十年的建設

蘇俄的教育如果要滿足實際的需要的話，在數量上仍然是感覺缺乏的；無論建築，設備，兒童或教師各方面，在最近五年中，雖有很大的進步，但比歐洲其他各國是要落後的。可是蘇俄實際的成功，不僅限於教育，即如兒童衛生和國家醫學的設備，却都有驚人的發展。至於組織能力的發達，專門人才的培植，和科學的建設，都有長足的進步。在這些事業進程當中，固然免不了有許多錯誤，——如愚昧，粗暴，迷信那些現象，——他們也深自明瞭，毋須我們在此再置喙。現在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他們已經成功的要素。

在過去十年中，蘇俄已決定了全部教育方案，牠已詳細的定出了新的教育

課程，牠已創造了許多新教育的學校，此外牠還獲得著名的物質上的利益。

第一節 教育系統的改造

從前蘇俄教育是兩年制；初級小學是注意宗教爲一般人民而設的，中等合高等——包含專門和大學在內，是爲貴族而設的。現在不拘那個階級的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如中等學校不敷分配時無產階級工人的子弟和小資產階級以及農民的子弟都有受教育的優先權，但在最近五年，凡是蘇俄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機會了。

幼稚園，藝徒職業學校，成人學校，現在都是依照新制度的。

這次教育改組，不僅限於蘇俄本部，其餘五個共和國——白俄羅斯，(White Russia,) 烏克蘭(Ukraine,)……以及附近原來不用俄語的而與蘇俄有歷史關係的地方，也受了不少的影響。

第二節 新教育的課程

蘇俄關於人民教育是很熱心的，只有美國的私立學校和英國的私塾，纔有那樣的精神。

蘇俄事業的成功，最著的要素要算新的課程，新的教授方法，著名實驗學校，和敏捷而又努力的教育指導者。

自動原理是包含一切的學習方法。學生參預學校行政，級內的集會，校外青年的組織，都是根據自動的原則去做，所以羣治主義在蘇俄教育內是很發展的。因此學校成爲一有生物的集團；學校的日常生活是很密切的，學校教育的嚴密和切於實際生活，是沒有那國能夠比得上的。

(甲) 新課程宗旨

蘇俄的課程是由教育宗旨來決定的。牠的教育宗旨，是莫斯科大學(Mos-

sov University) 第 1 部主任賓克維奇 (Pitkevich) 所定的。他說：『教育是要使兒童的思想與行動都要達到康健，強壯，勇敢，和獨立所必需的陶冶；並要造成始為全級終為全世界謀利益的完人。』

(乙) 新的教育組織

蘇俄教育組織在此書內論述很詳，約言之，有鄉村遊戲場，青農學校，工廠學校，職業學校，藝徒學校，工人專門學校，共產大學，成人識字班，政治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院，讀書室，人民會議廳，俱樂部。

巡迴圖書館，電映壁報處，此外還有戲劇，電影，音樂，藝術，博物館和其他印刷館，都是由教育委員會管理的，牠常把內部的情形公佈到全國人民，所以蘇俄教育是有意義的有生氣的。

(丙) 物質上的收獲

蘇俄學校，現在雖屬貧乏，但和前俄皇時代比較起來就發達多了。兒童入勞動初級部超過百分之三十七，入高級部超過百分之三十九，成人補習學校有六千二百所，入識字班的有九十萬人，在研究蘇維埃政治黨務的近二十萬人；此外新增的圖書館，讀書室，俱樂部，人民會議廳那些組織更是應有盡有。

新式校舍，在城鎮與鄉村正在陸續的建築。新的參攷書，印刷品也很多，經費也增加不少。

（丁）精神上的收獲

消極方面在減少迷信。當革命初起時，教育方面多少含有宗教色彩。但現在蘇俄學校內的宗教勢力就漸漸的減少了，因為牠的教育原理上已不承認階級的區分，同時反宗教的宣傳也成學校課程重要之一部。

積極方面是要取得一切的真理與了解牠的關係。這種精神在著名的機關內

已有很顯明的表現，如國立設計委員會。在教育活動各種形式上，也表現得很清楚，依照教育委員會所指示研究的範圍，在教室內由教師或學生提出探討。

蘇俄對於教育問題所取的態度是很合科學的，在各種實驗學校如監獄學校，特殊兒童學校的指導工作內就可以看出來。在設備方面，各校都很注意地方的需要情形；各種教師養成所的設備，也與各種學校的組織相呼應的。

蘇俄教育開始實驗時，藉着革命熱烈的機會與人民求知的迫切，得到很大的發展；從舊有的文化當中——已表現有文學，科學，音樂，藝術，跳舞當中，獲得了不少的便利。牠現在雖與世界各國斷絕往來而陷於孤立的地位，但對接收過去的豐富遺產與吸收他國的文化，較世界任何一國為大。

蘇俄關於教育組織的能力，也表現得很明顯的，管理雖屬國家，但地方仍有相當的自主權。這種組織的技術在教室的四週內也可以看到，如道爾頓制，

混合制，少年先鋒隊，共產主義青年團，博物館，以及其他各處，Rapport的精神，在教員，學生，社會，和學校的日常生活，到處存在着。牠這種精神是組織能力勝人呢，還是人爲技術勝人呢，我（著者自稱）是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蘇聯有些基礎已建立在有爲的青年軍上，將來能否維持，有近十年的事實存在足以證明，毋庸我在此多說了。

第二章 十年前的情形

蘇俄教育的起源是在教會的產生地克爾夫(Kiev)地方。在1833年，彼得摩結勒(Peter Mojila)設立研究院(Academy)，院內教授文學，神學，哲學，音韻學幾科，並由其信徒宣傳教義。過後二十餘年，莫斯科到了三個由克爾夫來的教徒，就把新約由希臘文譯成斯拉夫語。後又在莫斯科設立兩校，教員都是由克爾夫聘來的著名教徒。

第一節 革命前的教育

俄皇大彼得(Peter the Great)是很熱心振興工業與教育，他曾整批的聘請外國的專門人才，並派人到西歐各國去研究，這是蘇俄工藝教育的胚胎。他

又創辦了非教徒的學校，開始招收貴族子弟，預備造就些吏治人才；但是要達到一定的教育程度，才有畢業的；否則，不但得不到修業證書，連結婚許可證也領不到的，可是結果，這種計劃是完全失敗了。在他的末年，全俄小學只有一百一十個。

莫斯科大學是設立於1765年，——俄皇侃薩林第II (Catherine II) 到亞歷山大第I (Alexander I) 才注意國立教育。從那時起到1917年革命止，教育的進步是很迅速的。當尼古拉第I (Nicholas I) 在位時教育極為黑暗，他是的客布利時 (Dekabrist) 以後最壞的一個。一天他驅車經過莫斯科大學時，他說：『這是狼穴』，並命令學校不許教授哲學，這算是沙皇中一種創舉。他的教育大臣曾說：『青年時代身心兩方面能夠得到正當指導，就可以做國家的良好工具，也可以造成崇敬上帝的信徒。』

在這種黑暗時代之中，教育是完全充滿了教義和君權主義，牠的最大的目的是要防止新思潮的湧起；換言之，即是要防止革命。所以每個學校裏都有下面的問答：『宗教所指示我們對於沙皇的職務是什麼？』『是虔誠，忠實，納稅，守職，愛慕，祈禱，尤以虔誠忠實兩者為主體。』

自克里米亞(Crimea)戰爭後，教育與其他事業都復興起來。大學恢復了自治權，只有少數人受限制，大多數人還是可以不分等級，男女都有進去的機會。對於貧窮學生，幫助其學費，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是很普通法。大學學生自普的輪流開辦星期學校，通俗圖籍館，及其他同類的機關。高等實業學校(Real Gymnasia)添設了現代語和自然科學；女子亦設立了文學專校，都是直接受大學節制的。過後六年，女子學生的成績百分之九十九是好的。

經過此次解放後，沙皇和他的大臣重訂普及小學教育辦法。當時唯一執行職務的是各省代表大會（Narodnoye），而對於鄉村教育的增進，尤盡力不少。——『在牠的管理三十四省之內，假使不是受政府不斷的干涉，各處村莊沒有一處不設學校的，這並非故意誇張的話。』這是興都士（Rindus）所告訴我們的。政府曾宣佈各省聯合辦的學校的擴充辦法，若缺忠愛與宗教精神，就令各省代表大會停止增加牠的經費。若再不能恢復宗教學校的精神時，政府可以按照聯合會的範圍收歸國辦或勒令停止。在這些學校內的教員，無論在社會與經濟各方面，他們的生活都是很苦的而且不安全；因為鄉村學校如有超出忠現的範圍時，就有停閉的危險。

亞歷山大第二被暗殺時，復古時期又開始了，直至1905年革命後才停止。大學研究院完全受政府管理，考試是非常嚴格的。在這院的學生只有一小部分

能夠完畢他們的功課，不及格的要佔百之六十三到百分之七十九。密勒可夫（Milyukov）在芝加哥（Chicago）曾講過：『我知道學生被摒棄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曾參加彼林斯基（Pelinsky）文學會的批評，或到公立圖書館任意選擇圖書覽閱。我認為學生加入學術團體活動，或到影戲院去遊覽，校長是應該允許的，並且這種實際的觀念，不僅在學校內不應該限制，就是在社會和家庭內也應該實行的。』

如有「門」課程不及格，不但不能升入大學，並由高等實業學校降到中等實業學校去。教育部長得立諾夫（Dolbunov）說：『車夫，僕役，廚司，洗衣匠合其他做粗工的兒子，是沒有方法超出他們的階級範圍。』在各省代表大會止在發展的小學教育，又復入於事務煩忙的牧師之手。省區要增設小學：一定要主教的允許。無論那個教師要教書，須得教會證明後才成的。學校與學校兒童

的情形，在書上可以看見，好像哥哥爾(georg)所述的『死精神 Dead Souls』一樣。

第二節 一九零五年的革命

教育復興時期再臨了，各省代表大會，不顧政府的嫉視，又從新努力小學教育，並擬定了二里內鄉村的四年制小學分區的計劃。在歐戰前他們又增加了八十多個模範村莊的農業區和指導部。合作運動，對於青年農民教育也幫助了不少。但省區學校的擴充，又為政府所禁止，並停止增加教育經費，實為學校擴充一大憾事。

但是他的結果怎樣呢？只要舉一字不識的人數之衆多，就可知其大概了。現在舉識字的人數來看，計在西伯利亞祇佔百分之二二·九；高加索祇佔百分之二·三；波蘭祇佔百分之三〇·五；波羅沙祇佔百分之七一；莫斯科祇佔

百分之四〇；聖得彼堡祇佔百分之四三至五三。大學，高等學校，各種職業學校，設備雖略有進步，但數目上仍盡有限得很。

柯蘆伯斯基耶 (Krupshaya) 依照平民教育的事實來批評是對的。他說：『公立學校是在教徒富農與警察共同嚴厲管轄之下；教員的迷信觀念很深；學校的課程完全充滿了宗教與祈禱；肖像是學校主要的設備；教科書多附着迷信的精神；歷史多記載忠愛的事蹟；生命本體是禁止討論的；對於自然科學是抱着半疑半信的態度。帝國人口大半是非俄語的民族，沙皇政府強使他們同化；許多東方民族沒有本國文字，沒有本國文學，也沒有定期刊物，各學校所用的都是俄語。』

但在沙皇時代的教育也有可採處，就是家庭內常用外國男女教師看護，教授兒童語言，並糾正他們的儀容；一面教授法語一面又用俄語解釋。高等學

校，中學和大學的設備是很完全。俄國學者關於專門職業的研究和考察是勝過他國的。據稗史所載，有好些時期俄國學生是一種特殊的人物，不過僅限於少數和特殊階級而已。

第三節 舊俄遺留的新學校

蒲禮 (Ernest Poole) 在村莊 (The Village) 一書內曾講到一個學校的先生 (他是近在士盧斯塞爾堡 (Schusselburg 村) 的故事，說他在十八歲時在鄉村適中地方辦理一個學校，關於兒童教授理論和實際並重。校內設有果園，蜂房，合作社等設備。結果成功很大。因此被當局認為危險分子，而遷移到別處去了。

還存有一個托爾斯泰 (Tolstoi) 所辦的學校，現在仍然有繼續向上的精神。

在好幾處的學術團體增加了人民教育的利益不少。例如列寧格勒（Lenin-grad）現代小學教師的教育研究院，內有實驗班，兒童幼稚生活的著名博物館——從事於提倡兒童教育方法的研究，和宣傳部。上面這個研究院曾於1918年爲蘇維埃政府所採用，牠是經過私人的照顧和兒童教育會的協助，成立於歐戰之前。

第四節 殖民地的概念

在莫斯科有個很著名的第一實驗部（First Experiment Station）牠是在革命前創辦的，牠曾把好的教育吸收，並努力的發展，而對於革命後的教育，實有一種重大的勢力。

這是牠的一種有趣味的歷史：

在1904年齊辣柯（Alexander Zelenko）在美國皮宮（Hull House）居住很